

# 张家山汉简所见的亭及其吏员

## ——秦汉亭制研究之三

高 荣

(河西学院 历史系, 甘肃 张掖 734000)

**[摘 要]** 秦汉的亭除了逐捕盗贼和供客止宿外, 还具有关卡和邮驿组织的职能; 亭长是在战国、秦时亭尉、校长的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来的。秦时校长实即乡亭之长; 汉初以后, 都亭、乡亭之长均称亭长, 校长则成了陵园令长之属吏。亭父身份为吏, 与亭卒求盗不同, 或即亭长的别称。亭长的地位在汉代(特别是东汉)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。

**[关键词]** 秦汉;《二年律令》;《奏谏书》;亭;亭长

**[中图分类号]** K 232

**[文献标识码]** A

**[文章编号]** 1001-9162(2008)05-0067-05

秦汉的亭制, 涉及地方基层组织、社会治安、军事和邮驿交通等各个方面, 向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。但因文献记载不详, 又多歧义, 故学界对此问题的认识也有很大分歧<sup>①</sup>。张家山汉墓大量法律文书的出土, 为秦汉亭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, 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新材料。本文在各家研究的基础上, 利用张家山汉简的新材料, 探讨秦汉的亭及其吏员设置。

### 一、亭的职能补述

亭具有逐捕盗贼和供客止宿的功能, 已为人们所熟知。但是, 亭还具有门关和邮驿组织的职能, 却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。虽然也有学者如高敏<sup>[1]</sup>、谢桂华<sup>[3]</sup>等先生已经指出: 秦汉的亭除维持社会治安外, 也兼有“邮传”的性质。他们主要是从亭处于交通要道又有供客止宿的亭舍立论的, 并未注意到亭还直接从事文书传递。以下据张家山汉简的新材料, 对此试作说明。

#### 1. 检查过往者

张家山汉简<sup>[4]</sup>《二年律令·津关令》云:

丞相上备塞都尉书, 请为夹谿河置关, 诸漕上下河中者, 皆发传, 及令河北县为亭, 与夹谿关相直。●阑出入、越之, 及吏(五二三)卒主者, 皆比越塞阑关令。●丞相、御史以闻, 制曰: 可。(五二四)

“备塞都尉”又见于《二年律令·秩律》, 其秩与御

史大夫和郡守、都尉等同为二千石, 但位列郡守、尉之前, 可见其地位之尊。备塞都尉请求在黄河以南的夹谿河设关, 同时在与夹谿关隔河相对的河北县置亭, 以加强对往来船只进行控制和管理。故对无证出入关亭者及有关责任者, 均按“越塞阑关令”论处。这表明, 在河北县所设之亭, 不仅在地理位置上“与夹谿关相直”, 而且其任职也与夹谿关相当, 都负有对过往者进行检查验问之责。

亭吏卒对过往者进行盘查讯问, 也见于文献记载。《墨子·号令篇》云: “诸城门若亭谨候视往来行者符, 符传疑若无符, 皆诣县廷言, 请问其所使, 其有符传者善舍官府。”<sup>[5]</sup> (P116) 《墨子·城守》各篇作于秦惠文王十三年(公元前325年)以后至秦昭王时期,<sup>[6]</sup> (PP. 324—335) 则“亭谨候视往来行者符”的规定至迟在战国后期已经出现。《津关令》中的备塞都尉建议增设之亭的职责也是沿袭以往旧制, 与其他各亭并无不同。居延汉简<sup>[7]</sup>所见的许多传文书中, 也有诸如“移过所县邑门亭河津关, 毋苛留止”(H495. 12, 506. 20A)、“门亭坞辟市里, 毋苛留止, 如律令”(E·P·T 50: 171)、“门亭毋河(苛)留, 如律令”(E·P·F 22: 698B)之类的习语, 表明过往门亭与出入河津关、坞辟市里一样, 都要查验通行证。汉代对过往河津关亭者的盘查非常严格, 就连达官显贵也不例外。《汉书·李广传》载, 李广与一随从夜归, “还至亭, 霸陵尉醉, 呵止广, 广骑曰: ‘故李将军。’尉

**[收稿日期]** 2008-03-20

**[作者简介]** 高荣(1966—), 男, 甘肃高台人, 历史学博士, 河西学院教授, 从事秦汉史和简牍学研究

曰：‘今将军尚不得夜行，何故也！’宿广亭下。”<sup>[9]</sup>（P 2443）《后汉书·酷吏周纡传》又载，汉章帝皇后之弟窦笃从宫中归，“夜至止奸亭，亭长霍延遮止笃，笃苍头与争，延遂拔剑拟笃，而肆詈恣口。”<sup>[19]</sup>（P 2495）霸陵尉以“今将军尚不得夜行”为由，拒李广于亭下；止奸亭长敢于执剑阻止窦笃，且被视为“奉法”行为，说明亭盘查问过往行人为其职责所在。

## 2. 传递文书

汉简中常见有亭长、亭卒收发或递送公文记录，而且很多公文都采用“以亭行”的传递方式。各举一例如下：

南书一辈一封 张掖肩候诣肩水都尉府●  
六月廿四日辛酉日蚤食时沙头亭长 受驛北卒  
音日食时二分沙头卒宣付驛马卒同 505·2

甲渠候官以亭行 居延仓长 七月辛未第七  
卒欣以来 E.P.T 51;140

但是，不论是简牍还是文献资料中，都不见有以亭传递文书的规定。张家山汉简《二年律令》的有关资料，正好弥补了这些缺失。其《行书律》云：

令邮人行制书、急（二六五）书，复，勿令为它事。畏害及近边不可置邮者，令门亭卒、捕盗行之。北地、上、陇西，卅里一邮；地险狭（狹）不可邮者，（二六六）得进退就便处。

书不急，擅以邮行，罚金二两。（二七二）

书不当以邮行者，为送告县道，以次传行之。（二七四）

律文显示，当时各地都设置邮，但邮间距离不尽相同。邮专门负责诸如制书、急书等重要或紧急公文的传递，其他不应由邮递送的文书，则交有关县道“以次传行之”。如擅自以邮传递非紧急公文，将受到罚金二两的惩处。在那些比较危险或靠近边境无法设邮的地方，则由捕盗（即求盗）等亭吏卒代替。《津关令》又云：

御史言，越塞关，论未有□，请关出入塞之津关，黥为城旦舂；越塞，斩左止（趾）为城旦；吏卒主者弗得，赎耐；令、（四八八）丞、令史罚金四两。智（知）其请（情）而出入之，及假予人符传，令以关出入者，与同罪。非其所□为□而擅为传出入津关，以□（四八九）传令关论，及所为传者。县邑传塞，及备塞都尉、关吏、官属人、军吏卒乘塞者□其□□□□□日□□牧□□（四九〇）

塞邮、门亭行书者得以符出入。制曰：可。  
（四九一）

该律令大意是对没有符传或冒用他人符传阑越塞、关津者和相关责任人，要按有关法令论处。对于“塞邮”和“门亭行书者”，只要有符就可以出入这些地方。这里所谓的“门亭行书者”，应即《行书律》二六六简中的门亭卒、捕盗之类。此规定以制书形式下达，显然不是一时一地之举，而是在“畏害”、“险狭”及“近边”各地普遍执行的法令。因此，居延、敦煌汉简中“以亭行”的文书，当是沿袭汉初旧制的反映。

## 3. 供给饮食

供客止宿是亭的基本职能之一。但是，亭还可供饮食，却往往被人们忽略了。《续汉书·百官志五》“亭里”条引《风俗通》曰：“亭，留也。盖行旅宿会之所馆。”但“宿会”二字在《太平御览》卷194、《北堂书钞》卷79所引《风俗通》及《汉书·高帝纪上》注引颜师古说中，均作“宿食”。“會”、“食”二字形近易混，“宿會”当为“宿食”之讹。张家山汉简《传食律》中，就有邮驿组织为不同身份、事由的过往者提供饮食的标准，不仅可与睡虎地秦简《传食律》的内容互为补充，而且有助于对秦汉亭制的认识。其中有云：

使非有事及当释驾新成也，毋得以传食焉，（二二九）而以平贾（价）贵钱。非当发传所也，毋敢发传食焉。为传过员、及私使人而敢为食传者，皆坐食臧（赃）为盗。（二三〇）

丞相、御史及诸二千石官使人，若遣吏、新为官及属尉、佐以上征若迁徙者，及军吏、县道有尤急（二三二）言变事，皆得为传食。这两条律文都是对饮食供应的具体规定，前者要求各邮驿机构为过往者供给饮食应依律执行，不得营私舞弊；后者则规定了享受“传食”者的条件，即除了丞相、御史及两千石官派出的使者、官吏外，新官上任和各种调动、应征的小吏，以及军吏和县道地方政府报告紧急事件者，也可享受“传食”。这与《置吏律》中“郡守二千石官、县道官言边变事急者，及吏迁徙、新为官、属尉、佐以上毋乘马者，皆得为（二一三）驾传”的规定，可互相参证。结合《传食律》和文献记载来看，秦汉的亭也是依律供给饮食的。如“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……到丰西泽中亭，止饮”<sup>[9]</sup>（P 7）<sup>[19]</sup>（P 347）《后汉书·陈忠传》载，吴郡督邮冯敷邀施延“入

亭，请与饮食”；同书《应奉传》注引谢承《后汉书》记，应奉等到京师上计，途经颍川郡纶氏都亭，亭长胡奴名禄者供以饮浆等，均为其例。<sup>[19]</sup> (P1558, P1607)

## 二、亭吏名实考辨

关于亭的吏员，一般都根据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之《集解》和《汉书·高帝纪上》注所引应劭说，认为有亭长一人，亭卒二人。“其一为亭父，掌开闭埽除，一为求盗，掌逐捕盗贼。”但是，应劭的说法在各书中却有很大差异。如司马贞《索隐》引应劭云：

旧亭卒名“弩父”，陈、楚谓之“亭父”，或云“亭部”，淮、泗谓之“求盗”也。<sup>[19]</sup> (P346)

《北堂书钞》卷79引应劭《风俗通》云：

(亭)吏旧名负弩，今改为长者，一亭之长率之也。

亭长者，一亭之长率也。为率吏，陈、楚、宋、魏谓之亭父，齐海谓之师也。<sup>[19]</sup> (P292)

《续汉书·百官志五》“亭里掾”注引应劭《风俗通》：

亭吏旧名负弩，改为长，或谓亭父。<sup>[19]</sup> (P3624)

上述各家的分歧主要有二：一是“亭父”和“求盗”是否为同一职名？二是“亭父”的身份是“卒”还是“吏”？《索隐》将“亭父”和“求盗”都视为亭卒，《北堂书钞》和《百官志》所引均未言及“求盗”，但都把“亭父”当作亭吏，是亭长的别称，为“一亭之长率”。就地域而言，《索隐》关于“淮泗谓之求盗”说，固然与“高祖为亭长……令求盗之薛”的本文相符；但这并不等于陈、楚等地没有求盗。如张家山汉简《二年律令·捕律》云：

盗贼发士吏、求盗部者，及令、丞、尉弗觉智(知)，士吏、求盗皆以卒戍边二岁，令、丞、尉罚金各四两。(一四四)

律文规定，对发生“盗贼”事件的直接责任者士吏和求盗，给予戍边二岁的惩罚，显示“求盗”是全国普遍采用的职名，而不是某一地区的方言。云梦睡虎地和江陵张家山一带均属“楚地”，在这里出土的秦汉法律文献中，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“求盗”之名，<sup>[13]</sup> (P147, 150, 151, 179, 253, 255,

264)《奏谏书》中就有两个案件直接涉及求盗(三六一四八简、七五一九八简)。睡虎地秦简《封诊式》之《盗马》、《群盗》和《贼死》爰书中，都有求盗抓捕罪犯或报告案情的例证。可见“求盗”的称谓在“楚地”是确实存在的，《索隐》把“亭父”与“求盗”视为不同地区对亭卒的称谓，是不足凭信的。

“求盗”的身份，从“高祖为亭长……令求盗之薛”的史实和张家山汉简《奏谏书》的案例，均可断定其为亭长下属。前引《行书律》二六六简中与“门亭卒”并列的“捕盗”，亦属亭卒无疑，应即《捕律》和《奏谏书》中的“求盗”。

就基层吏员而言，其称谓因地域不同而有差异是完全可能的。但是，出土张家山汉简和睡虎地秦简的古“楚地”，却不见有“亭父”之名，足证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中陈、楚之地称“亭父”之说不可信。据《后汉书·陈忠传》注引谢承《后汉书》，沛国蕲县人施延“到吴郡海盐，取卒月直，赁作半路亭父以养其母。是时吴会未分，山阴冯敷为督邮，到县，延持帚往。”<sup>[19]</sup> (P1558)是吴郡一带确有以“掌开闭洒扫”为职的“亭父”。但其究属亭吏还是亭卒，尚不能断定。若依前引应劭说，则此“掌开闭洒扫”者为亭卒。任安在武功，先“为求盗、亭父，后为亭长”的事例，似乎亦可证成其说。<sup>[19]</sup> (P2779)但仅此一例，尚不能断定“亭父”身份为卒。而且，史书中亭长亲自洒扫迎客者也不乏其人。<sup>[19]</sup> (P1229, 2685, 2759)《秦律杂抄》有“求盗勿令送逆为它，令送逆为它事者，赀二甲”的规定，当与其“掌逐捕盗贼”的职任有关。身为亭父的施延亲自“持帚”洒扫迎接，与“勿令送逆为它事”的“求盗”显然不同，足见二者职任有别，不能互称。而前述各书所引应劭说，也都认为亭父是亭长的别称。虽与《方言》“楚、东海之间亭父谓之亭公，卒谓之弩父”之说不尽吻合，但已将“亭父”与“卒”明确区分开来。可见“亭父”身份应属“亭吏”而非“亭卒”，或即“亭长”的别称。

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中又有校长。如《封诊式·群盗》爰书云：“某亭校长甲、求盗才(在某里曰乙、丙缚诣男子丁”。张家山汉简《奏谏书》之七五一九八简的案例中，也有求盗甲和布二人。可知某亭有一名“校长”，两名“求盗”。《二年律令·秩律》也有两处提到校长：

汾阴、汧……东园主章、上林骑，秩各六

百石，有丞、尉者半之，田、乡部二百石，司空及卫官、校长百六十石。（四五一……四六三、四六四简）

轻车司马、候、廐有乘车者，秩各百六十石；毋乘车者及仓、库、少内、校长、鬻长、发弩，卫将军、卫尉士吏，都市亭尉有（四七一）秩者及毋乘车之乡部，秩各百廿石。

简中吏员主要有两类：一类是由县派出的诸啬夫和驻在县城的都市、亭、尉啬夫，另一类是卫官、发弩及卫将军、卫尉之士吏等武吏，故与之并列的校长当亦为县府派出的武职小吏。这从简牍和文献材料中也可得到印证。如《封诊式·群盗》爰书和《奏谳书》所见亭校长，均率求盗、发弩“徼循”和抓捕罪犯，案件最终由县论处。在《奏谳书》中，或以校长之名代指亭名。如江陵县之池亭，因其校长名池，故称其所在之亭为池亭（参见三六一四八简）；或径将亭的长官称为校长，并以校长某代指亭的辖区。如新都县公梁亭之长即校长丙，故该亭之辖区（即公梁亭部）又被称为“校长丙部”（参见七五一九八简）。这里的校长，实际上是履行亭长的职责和权利。至于秦汉文献所见的校长，一为军中执法的小吏，一为“主兵戎盗贼事”的诸陵园令、丞属吏。<sup>[9]</sup>（P1878）<sup>[10]</sup>（P3574）从其隶属于县和稽拿罪犯并偏重武事的特点分析，校长很可能就是由亭尉演变而来的。《封诊式·群盗》爰书中校长“徼循到某山”和《二年律令·秩律》将校长与“都市亭尉有秩者”并列，则似乎说明校长仅限于城外之乡亭。

亭尉始见于《墨子·备城门》：“百步一亭……亭一尉。”同书《杂守》云：“亭尉、次司空，亭一人。”贾谊《新书·退守》也有梁、楚二国边亭置尉的例证。秦汉时不见亭尉，却又出现了亭校长。其职责从偏重候望御敌变为以徼循、止盗为主，虽不像亭尉那样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，但仍属武吏。彭越初起时在军中设校长一职，或可视为亭尉旧制的孑遗。此外，战国至秦代，还常把某部长官称为啬夫，如县道啬夫即县道令、长，亭也不例外。汉以后，亭不再兼管市务，也不再有亭啬夫之号<sup>[11]</sup>（PP.226—301）。睡虎地秦简《效律》的“亭啬夫”，实即亭长。由此看来，亭尉、啬夫、校长和亭长的称谓之间似有一定的延续性。战国时称亭尉，秦统一后战事渐息，其职掌遂以维持社会治安为主，职名也由亭尉改称校长（都亭则称亭长）；入汉以后，都亭、乡亭之长均称亭长，校长则仅为

陵园令、丞的属吏而已，至于张家山汉简所见的“校长”，不过是沿袭秦制罢了。此间，亭的长官由亭尉、啬夫、校长演变为亭长，与其职掌的变化不无关系。

### 三、亭长地位的下降

汉代亭长的地位呈日益下降的趋势，在前揭高敏先生的论文中已经指出。张家山汉律的有关内容，为进一步认识汉代亭长地位的下降，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新材料。据前引《二年律令·秩律》四七一、四七二简记载，校长与都亭有秩啬夫均为秩百二十石，而四六四简中的校长之秩更达百六十石，明显高于百石之秩。亭啬夫（即亭长）与校长并列，故其秩级也应是百六十石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和《二年律令·秩律》中的县道令长秩级几无变化，但其掾属的秩级却由百六十石降至百石了。如果说县道令长掾属秩级的普遍降低，尚不足以说明亭长地位下降程度的话；那么，我们将《秩律》所反映的汉初郡县吏员秩级，与尹湾木牍反映的西汉末年的情况进行比较，就不难看出亭长地位的前后变化。据尹湾汉墓所出《集簿》载，东海郡有“令七人，长十五人，相十八人，丞卅四人，尉卅三人，有秩卅人，斗食五百一人，佐使亭长千一百八十二人，凡千八百卅人。”<sup>[12]</sup>（P77）在有秩、斗食、佐史（使）构成的郡县掾属序列中，有秩最高，斗食次之，佐史（使）为最低一级。《集簿》沿袭了这一序列，但亭长非但不在百石“有秩”行列，甚至被归入“斗食”以下的“佐使”。在同墓出土的《东海郡吏员簿》所列各县掾属序列中，亭长也都无一例外地被置于所有掾属的末尾。这种变化，反映出亭长地位的下降是非常明显的。

汉代亭长地位的下降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汉代社会和地方官制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。一方面，最初的亭是适应军事斗争需要的产物，故其长官称尉。随着秦汉封建统一国家的建立和巩固，地区之间频繁激烈的军事冲突不复存在，亭的军事职能日渐淡化，亭对于维护本地安全的作用，已远不像以往候望御敌、传烽报警那样直接和明显，其长官也不再称尉，而径称为长。这种社会环境的变革和自身职能的转化，必然带来其地位的变化。另一方面，秦汉中央集权制统治的不断加强，官僚机构更加庞大，分工日渐细密，吏员不断增加，以致郡县衙署实有吏员人数往往大大超过定员。如尹湾所出《东

海郡属吏设置簿》载，西汉末东海郡所属吏员共 93 人，其中 25 人为定编员额，其余都是以各种名义增加的。《史记·萧相国世家》“索隐”引如淳说：“律，郡卒史、书佐各十人。”但东海郡属吏不仅员数增加，而且新增了“属”、“运算佐”、“小府啬夫”等职名。此就西汉末年与秦末汉初比较而言，如将西汉末年东海郡全部 93 名吏员及其所辖吏员最多的海西、下邳二县（各 107 人），与《续

汉书·百官五》注引《汉官》所载东汉河南尹 927 名和洛阳县 796 名的吏员数相比较，就会发现东汉吏员人数又较西汉末有了更大幅度的增加。这固然与河南尹、洛阳县为东汉京畿所在不无关系，但东汉郡县属吏员额的增加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。郡县所属机构和吏员人数的大幅度增加，直接导致其职权范围和管辖区域的缩小，故亭长地位的下降也就不可避免了。

[ 注 释

① 参阅劳榦《释汉代之亭部与烽燧》、《汉代的亭制》，见《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》，台湾艺文印书馆 1976 年版；严耕望《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：秦汉地方行政制度》，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》之四十五 A，台湾 1990 年版；王毓铨《汉代“亭”与“乡”、“里”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》，《历史研究》1954 年第 2 期；高敏《秦汉时期的亭》；傅举有《有关秦汉乡亭制

度的几个问题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1985 年第 3 期；李均明《关于汉代亭制的几个问题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1988 年第 3 期；周振鹤《从汉代“部”的概念释县乡亭里制度》，《历史研究》1995 年第 5 期；张金光《秦的乡官及乡亭里研究》，《历史研究》1997 年第 6 期；岳庆平、苏卫国《从尹湾汉简看秦汉乡亭制度诸问题》，《文史》2001 年第 1 辑。

[ 参考文献

[ 1] 高敏·秦汉时期的亭 [ A] ·中华书局编辑部·云梦秦简研究 [ C] ·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1.  
[ 2] 高敏·试论尹湾汉墓出土《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》的史料价值——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一 [ J] ·郑州大学学报，1997，( 2) .  
[ 3] 谢桂华·尹湾汉墓新出《集簿》考述 [ J] ·中国史研究，1997，( 2) .  
[ 4] 张家山汉墓竹简 [ 二四七号墓] （释文修订本） [ M] ·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6.  
[ 5] 岑仲勉·墨子城守各篇简注 [ M] ·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8.  
[ 6] 李学勤·秦简与《墨子》城守各篇 [ A] ·中华书局编辑部·云梦秦简研究 [ C] ·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1.

[ 7] 谢桂华，李均明，朱国炤·居延汉简释文合校 [ M] ·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7.  
[ 8]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·居延新简 [ M] ·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0.  
[ 9] 班固·汉书 [ M] ·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.  
[ 10] 范晔·后汉书 [ M] ·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.  
[ 11] 司马迁·史记 [ M] ·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.  
[ 12] 虞世南·北堂书钞 [ M] ·北京：中国书店，1989.  
[ 13]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·睡虎地秦墓竹简 [ M] ·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78.  
[ 14] 裘锡圭·啬夫初探 [ A] ·中华书局编辑部·云梦秦简研究 [ C] ·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1.  
[ 15] 连云港市博物馆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等·尹湾汉墓简牍 [ M] ·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7.

Ting and Petty Officials in Bamboo Slips of the Han Dynasty

GAO Rong

( History Department , Hexi College , Zhangye , Gansu , 734000 , PRC)

[ Abstract] Ting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were not only regarded as catching the bandits and accommodations passengers , but also regarded as checkpoint and postal post . Ting Zhang evolved from Ting Wei , and Xiao Zhang in the Qin Dynasty . Xiao Zhang in the Qin Dynasty was Xiang Ting Zhi Zhang . After the early Han dynasty , they were called Ting Zhang . Ting Zhang 's position declined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.

[ Key words]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; Er Nian Lv Ling ; Zou Yan Shu Ting ; Ting Zhang

( 责任编辑 胡小鹏/ 校对 古跃)